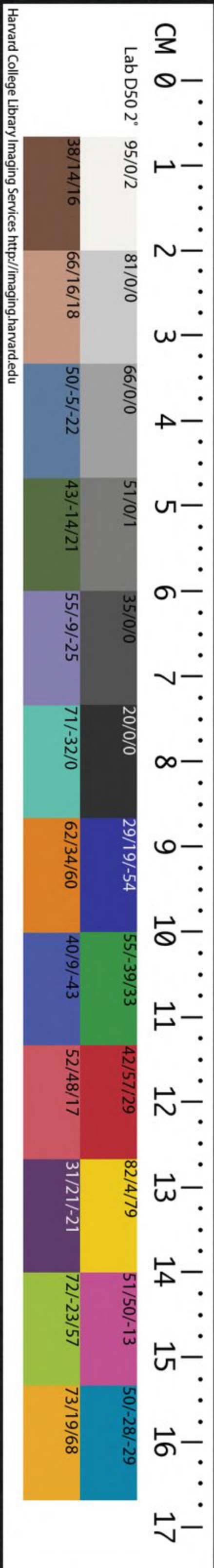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隴

卓字生

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羗中盡與豪帥相

卓字生

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

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

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巡也

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音

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

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

為羗胡所畏

後漢書

董卓傳

一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乃悉分與吏兵

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專免後為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

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

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為將監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

帝壽送帝春秋曰梁州義從朱建王國等反壽金

其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今是允從事

約不見太守京懿勸之使三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

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允為遂允收為

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

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

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

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

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

富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純素寡欲終言人短

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

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

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

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

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

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

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

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

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

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

從引軍圍榆中滅而章遂分屯蔡園狹反斷恤運道

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

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之絕進

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焉

下過軍續漢書鄒字作壤其字義可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

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黎鄉

侯邑千戶黎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

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

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

萬

萬

萬

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

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

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雄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

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

眾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

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

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使督統諸

部忠心為眾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

害其諸部曲並各分屯六年徵卓為少府不常就

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請臣曰牢直不耳

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妻子飢凍牽挽臣車

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慙方言

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惡也慙音芳別又慙音芳干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

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

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

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

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

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

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

人吹之百人揚之薪益也不如絕潰癰雖痛勝於內

食管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

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

攸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

素曰張讓等怙慢天常擅操人命父子兄弟並壞州

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

等使變氣上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肅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甲常侍段

珪等山陽公載記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

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囚

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

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

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

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粗略有勇善卓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兵上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

漸加嚴關  
追帝河上  
筆廢立料  
虎鬚雖一  
木不支綱  
魯牧類

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曰符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符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子也尚書曰太昌邑罪過千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

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賊迫永樂太后孝

皇后靈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

帝之母養姑者也虧姑以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

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直

州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闕上書

迫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

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是時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

信如許好  
事留逆  
縣

弱后之味  
益猛

士突其廬令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變言此周

索取之也一日牢泚也二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

后葬開文陵靈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亂公主妻

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

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兵車

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

以克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

虞前書音義曰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

受業書

董卓傳

七



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

曰太史靈臺及永安故貨賤物貴殺石數萬又錢無

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時

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

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

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徒長樂

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

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闔官誅

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

上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必作必

字德瑜秘音秘

尚書鄭公業

公業名泰徐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

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

英雄記馥字文節穎川人

侍中劉岱為兗州刺

史吳志曰劉岱字公

陳紹孔佃為豫州刺史

英雄記佃字公

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

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

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帝來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

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

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瑛

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

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

負遂斬瓊瑛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

出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劉攽曰案文當云請不

卓既殺瓊瑛旋亦悔之改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

琬除為  
廢寺人  
主便不  
合推也

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

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  
時日吉

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

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

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了遺

○劉攽曰官府居  
家系又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

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

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城

汝州梁城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

劉攽

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

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

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

津，非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

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

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

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太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宜

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宜

言相警，云賊至，車衆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請

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在故嵩

西  
屯渑池，聚於陽

陽城  
更呂布

復破走堅，乃掃除

至新安，渑池間以截

將數敗矣，無能為也。說文曰：蕙，愚也。音都降反。諸將

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

屯華陰。典略曰：煨，字華，人也。煨音壹，回反。

中郎將牛勰，安邑人。其餘中郎將枝、尉布在諸縣。

董卓傳

禦山東卓詔、引廷使光祿勳宣音甫袁反持節拜

卓為太師位、在詣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

揖卓、遂階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號竿

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瓜首蓋弓頭為瓜形也。轎音

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長六尺，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轎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千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曼為左將軍，封鄂侯。兄

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

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髡鬣，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

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

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門迴

一里一百步。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

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

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日以鑊煮之。

未及得死，偃轉柩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

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

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

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

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  
 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  
 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  
 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  
 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  
 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  
 穰苴直斬以徇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  
 三軍鄆音緇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  
 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  
 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  
 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漢官儀曰  
 溫穰人少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

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  
 瑜汝南吳房人質

性剛毅勇壯好  
 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

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

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

詬詬罵也音  
 詐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斲

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  
 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

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  
 曰瑞字君

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  
 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

後漢書 董卓傳 十二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

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

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

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

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

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

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起兵斬之

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

作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齋赦書以令宮

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

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

攻卓弟旻於郾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

年九十一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克

手 卓編末

卓

後漢書

董卓傳

十三

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  
 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  
 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纈、縠、統、素、奇、  
 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  
 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英雄記汜川地人  
劉文獻帝紀曰催  
字稚然汜 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  
張掖人 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  
 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

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獻帝紀曰輔帳下吏

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  
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非已有馬可去也以繩  
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計放之輔傷  
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催、汜、等、

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

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

散去淮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

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

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

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 日、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  
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

川智 爲賊 所借

人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

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

若其不合走末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

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

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為然於

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

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

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喻之不假

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即往曉之於是

二人往實榮戰死軫以眾降催隨收兵比至長安已

遺卓故

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方紀曰蒙

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叟兵即蜀兵也引催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

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

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於是大赦天

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催

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陽遂

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

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



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  
 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尸開大風暴雨水  
 土流入棺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  
 湔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  
 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催又  
 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  
 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  
 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  
 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  
 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枉

河漢

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奸計請  
 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  
 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  
 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紀曰騰  
 父平扶風人

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  
 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

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  
 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

郎將劉範焉之前凉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  
 記曰

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  
 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

後漢書 董卓傳 十六

斬稟梟首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

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其郭汜樊稠與騰

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

騰敗斬日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凉州

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

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

扣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

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

又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

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然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

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

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

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

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聞出太倉

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郵有虛

賦布也郵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

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放曰

作閣閣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帝  
康  
帝  
世  
相  
相

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

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由是

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曰李催

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

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

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晒不兩雄我固疑

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被

糞汁飲之乃解於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

是遂相猜疑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

使兄子暹音織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

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

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

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

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

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

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

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

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

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

催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

又貫催耳催

李暹天

李暹術

後漢書 董卓傳

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

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

監門隔絕内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及關校尉守察

以前後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

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

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木取久半尋復欲徙帝於池

肉牛骨給皆已臭虫不可啖食

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

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譬汜

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

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

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

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

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

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

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

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

大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與郭

二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

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郭請催求東

兩從下  
重智更  
尋和

後漢書

董卓傳

十九

歸十反乃許袁宏記曰濟從天官令孫車駕即日發

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度橋士眾咸稱萬歲

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

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

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

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催

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郿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

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

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揚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

千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

言曰段熲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耳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大尉楊彪等曰熲不

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熲營天二信之遂露次於道

南奉承定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

催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

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

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車

後漢書 重卓傳 二十一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弃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藉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印所刺之有美髮者斷取

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汎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

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

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寶負其尸

而瘞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

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

奴右賢王去單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

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單為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

得入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廂賁羽林不滿百

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催汎繞營呼呼吏士失

今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

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

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

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總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

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

李傕 董承

李樂 楊彪

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

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

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傅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然後幸李

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

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

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郡北地涇陽人鎮

非將軍見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

名

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

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離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

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

劉放曰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問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

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

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

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

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

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

後漢書

董卓傳 二十二

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

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撻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

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

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

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

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潜召交

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

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

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

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即侯所尚

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

議郎羅邵伏德趙毅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

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

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

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出狹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

縱暴楊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

還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于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殺



魏書 卷一百一  
正法段  
七

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

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

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

族典略曰傕頭至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閬鄉侯關

今統州縣也說文關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

今作閬流俗誤也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

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縱

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

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

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即吳碩結謀

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

相戰爭乃卜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

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

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

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韓遂舉關中

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

州刺史韋康太僕瑞之子也弟復據隴右十九年天

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

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

後漢書

董卓傳

二十四

幸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叙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叙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叙家又云得叙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叙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請字下文少叙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韓遂走金城羌山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超在袍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

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

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破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詩大雅曰闕如虓也因遭

崩剝之執剝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籍彝倫毀裂畿服

彝常也倫理也書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夫以剝肝

斲趾之性列剖也斲斬也紂列剔孕婦則羣生不足

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

蔡邕何顛荀爽等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

災莫尊董卓傳二十五

天下未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

之有也崑岡之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

茲而焚書曰火炎崑版蕩之篇於焉而極上帝版版

下人卒瘁毛萇注云版反也瘁病也言厲王為政反

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

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

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老子曰天地不

曰人生實難其天地不仁甚矣以萬物為芻狗

有不獲死乎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

贊曰百六有會元之中有九見陽見五陰見四陽為

早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燒

有陽見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本末弱也剝不

利有凶往董卓滔天天子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

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天子逆三才日象龔滔天

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

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後漢書卷之一百三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下恭之

後○劉敬曰註案王恭當作恭王

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

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

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畔還本

國前書音義曰字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

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

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

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

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

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

子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眾至十餘萬

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

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

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十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

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

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

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

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

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

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表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

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剖青冀賦調二

劉虞傳

二

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  
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  
百餘萬口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  
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  
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風猶舊也初詔令公  
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  
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  
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

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獻帝遠

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

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

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滅文仲曰天子蒙

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

勦力說文曰勦力并刀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洞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

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

有智 受紹 流

劉虞傳

三

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蒙險間行奉使長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詔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

猶黷

役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

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

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

典當胡夷

當音丁浪反

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

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

京高且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馬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

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

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數也瓚文武才力足恃

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

明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  
 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  
 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  
 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  
 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  
 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  
 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  
 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  
 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

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  
 與官屬北奔居庸縣

居庸縣屬上谷縣有關

瓚追攻之三日城

虞不負漢 叙不負虞

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  
 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  
 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  
 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  
 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尾敦姓名

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

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



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  
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  
從袁紹報瓚云

公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又音巨移反家世二

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

事勤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太守奇其才以女妻

之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

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

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  
觴祝曰咎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  
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  
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

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  
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  
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

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  
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

死計耳  
乃以鐵

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

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

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弃妻

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

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

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

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攽曰案遠當作

遠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

說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攽曰案當作驚瓚輒厲色

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

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

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

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

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

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

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

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弃其車重

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

七

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

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

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

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

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

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古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以

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管

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

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令丁

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許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

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為董卓造為亂

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王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

以濟君父而弃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亡忝辱爵命

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

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

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路也董卓恨紹起兵

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

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公孫膺傳

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  
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  
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早囊施

檢文稱詔書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  
早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

字從

谷亡新僭後漸以即真

亡新  
王莽

觀紹所擬將必階

亂

階梯也詩曰  
職為亂階

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

星工  
善星

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

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

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

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其

陵相姚貢紹以貪慝

慝音力  
含反

橫責其錢錢不備舉二

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

公羊傳曰栢  
公幼而貴隱

公長而甲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也

紹母親為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

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

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

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

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厭誅紹罪十也管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

之盟

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晉文為踐

土之會

踐土鄭地也左傳曰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伐荆楚以致菁茅

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傲

誅曹衛以章無禮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

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

臣雖闕茸名非先賢

猶

下也茸細也闕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

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

奉辭伐罪

鈇音方于反莖也鈇斧也

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

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庶績桓文忠

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

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

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

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

於界橋

橋名解見獻帝紀

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

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

擊於巨馬水

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道縣界流入

大破其衆死者七

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

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

糧食立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左傳齊侯伐魯語展

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

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

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

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

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

乃盛脩營壘，

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

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

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

鄒丹戰于潞北，斬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

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

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

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

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

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

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

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

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

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

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

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韓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錢為門斥去左右男入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咎我驅呼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以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

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

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求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咎周末

喪亂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

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

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兒歸人瀋水陵高瀋音丑六

反喻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

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隄起火為

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

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

易其詞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

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

子紹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闕靖兄瓚敗

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

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

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

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關柔將

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

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

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



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

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

河關獻王之謂

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

牧養也易曰甲

以自

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

刀糾人完聚穉保燕薊之饒

糾收也○劉攽曰糾人完聚穉案人下少一字

不成文理當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以臨羣雄之際

查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

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文故餘姚長謙少孤始

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

津浼童皆遺之故曰悟太守同縣耳公出遇之見

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

家兒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其公曰彼有奇表

長必大成

少為諸生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人守

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

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

可轉轉人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温司馬西討邊章會徐

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

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

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

東將軍封深陽侯深陽今宣州縣也深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

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

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

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聞宣自稱天子劉

素紀作闕宣仍云闕黨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信非所

冀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

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

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備陽也楚宣王滅宋時曰傅陽

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

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問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

泗州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

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催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

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

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兖州操還擊布是歲

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

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季輸大起浮

屠寺浮屠佛也解上見西羌傳累金盤下為重椽又立閣周回

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并浴佛輒多

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

曰融敷席方四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五里賁以巨萬

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

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

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魏揚州刺史劉繇

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琊人清已疾

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

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免仁能洽下忠以衛國

後漢書卷之一百四上

倫瑋疎曠武才趙猛趙音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

方臧耗實謙爲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

郎將泰山松書曰紹司空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

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

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

定於幼孤又行父服在服賜徒居各賜

不之親成容愛士養名海內知名不

後漢書卷之一百四上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

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尊于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

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

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

追英雄記凡紹幼孤又行父服在家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

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

俠與張子孟早何伯求吳子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

袁紹傳

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

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衣車也輶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錢考之

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

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

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

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

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支

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總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

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馬芳為助軍右

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

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成文不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勝太后誅宦官

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

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

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

軍還鄉里○劉攽曰在案鮑信還鄉里

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董卓擁制強

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

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

是山缺  
何方以古  
名與得

袁紹傳

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

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懸節

於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弃節改第一葆為赤菴而奔

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瓊為

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

統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

卓所信

懸節

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  
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

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邯鄲侯前書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

始二年更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

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案文以當作與冀州牧韓馥

馥字文節穎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

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

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仙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

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袁紹傳

殺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為名

之紹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

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

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

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

卓使司隸宜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之孩以

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

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尸送郿藏之

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

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

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

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陽新

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

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

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蒙

鼓此何恃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

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

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

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若矣曩

為一體今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

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

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

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

方得衆劉劭曰案方字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

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

袁紹傳

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

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

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兖州刺史劉岱與其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且暮不足爲憂但卓

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

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

耿武等排闥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指

衣掃除宮門外劉放曰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何紀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

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

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夫舉大事非據一

紀聽逆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麗

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必

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追

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

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放曰案文少一討而

云謀荀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然則爲之奈何謀曰君自料寬仁客衆爲天下所附

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

復終折入

紹何不

勤王



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  
 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謀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上  
 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  
 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  
 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  
 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  
 疑馥素性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

都尉沮授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文  
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

威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八人奔馥去惟恐  
在後獨武純拔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

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

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

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木初

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

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

紹馥又不聽

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  
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諸過紹

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  
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

憂何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  
 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  
 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  
 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  
 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勦力同  
 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  
 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  
 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擁一郡之卒振冀州  
 之衆廣雅曰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冀  
 州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冀州滄縣  
西北九州春秋曰燕

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  
 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  
 中破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  
 奉燕為天子姓張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  
 其後人奉慶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回師北首則公  
河內壽山皆相通號曰黑山也

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  
 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詠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  
 此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  
是吾心也  
 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

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日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

且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未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

為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微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請邈有

猶憂怖故報紹索去所計議因其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願自

殺九州春秋曰至原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繁

河因以書刀自殺州昌平縣繁人滄州樂陵縣今名沽繁河

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嚮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陣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

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

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瓚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人水鏡

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經曰凡軍

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

後漢書 袁紹傳 八

張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  
 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  
 脫冕蓋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牆間邪  
 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  
 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  
 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  
 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  
 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  
 若聞雲見日何喜如之管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

祖解紛遂同輿並出累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  
 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

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

歷法三月

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洧  
 洧方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  
 招魂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  
 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  
 樓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八共

覆鄴城殺郡守

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

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

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

英雄次曰升故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府門

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

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上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

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

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

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髡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

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

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

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

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

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年拜紹右將

軍其冬車駕為李淮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

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祗稷卹人之

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

天子而令諸侯穉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

奔於鄭孤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

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袁紹傳

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

春秋圖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

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

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崩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

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

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

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

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

文若亦云  
若不時定  
使豪傑生

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

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

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逐之貪人俱存人莫之禁者

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吝兔也

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者曰

且平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

若其不改禍始此矣詔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

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

若其不改

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隸勤王之師而但擅

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皆有哀歎而為憤淮南子曰

惠王盡忠左右讚之仰天齊莊公歎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莒為五乘

之賓而祀梁獨不頌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

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入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又與莒戰梁遂聞殺二

七人而死妾聞而哭城為之隍而隅為之崩見說

死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

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

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

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同土

之于長幼長曰能負薪夫也

曰未能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

負薪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權授

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身動

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

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以

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

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

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

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山陽公載

等二人尚書曰延入豎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

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市也

浹辰之間杜預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

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為二傳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

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

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

榮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

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

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濟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

城跨昭王朝幽鳩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

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烝亂宮人發掘陵

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上神祀怨恫無

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

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

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冀戴天子有

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帥無克胙國○劉放曰凡

會故冀州牧韓

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

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滑

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



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喪其羣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燕焉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

也隱憂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

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

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

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

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

救實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會公孫瓚師旅南馳

不濟  
不濟  
不濟

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

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

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

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

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苟云利國專

人之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趙盾不討賊也

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

一捷之禍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

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

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  
 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  
 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  
 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  
 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孤疑、議論紛錯者、  
 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  
 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者、  
 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  
 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以疑眾

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  
 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  
 至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

路之服形弓一彤矢誠傷偏裨、列校勳不見紀、盡忠

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皆喟然

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遠東城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勝此乃白起歎於杜郵也。史記

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曰秦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  
 日、禪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  
日馬日碑字

羽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遷  
 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  
 壽春不肅王命每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  
 從術求去而後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寵任  
 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  
 令臣骨肉兄弟還為仇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  
 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  
 九棘讓臣罪戾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  
 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  
 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臣今有權為舉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則  
齊桓晉  
 文時局

望斯豈懷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  
 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竊叨之豈敢器號

望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  
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  
 晉文公為侯伯陽之大

路之服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十旅矢  
 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

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恬所以悲號於邊獄  
文記曰胡  
 亥遣使者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同帶喟然  
 哀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遠東城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勝此乃  
 白起歎於杜郵也  
文記  
 曰秦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太傅

日碑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三輔決錄注  
 曰馬日碑字

後漢書 卷一百四十一 十五

尉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遷  
臺台輔獻帝春秋五十四日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  
壽春不肅王命傷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  
從術求去百餘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寵任

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  
令臣骨肉兄弟還為仇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

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掇

九棘議臣罪戾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

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  
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刻象以赤心有刺也  
臣以臣今有權為變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 齊桓晉

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  
征伐亭諸侯以朝天子 若以眾不討賊為賢則

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甲

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歃刃塞衣就鎗臣之願也

惟陛下垂尸鳩之平 尸鳩葬也詩國風曰尸鳩在

方毛義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也從上下暮從  
下上亭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

之語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三者數之小終言深  
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

以解為太尉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  
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將軍

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  
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

袁紹傳

身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  
和帝以勇實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威  
者不拘常例焉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

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

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

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

鉞八曰弓矢九曰柎鬯春秋元命苞兼督冀青幽并

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

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涇洛陽殘破宜

徙都甄城甄音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

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白天子動託詔令許

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

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

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

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

舜後黃應代赤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

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

以彌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謀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

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

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

其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

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上地

貨宝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

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

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

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

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

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音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

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

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

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

後漢書

咎史記范蠡謂句賤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

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

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

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

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上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

以之反○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且御

權在臣也誤出於上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且御

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紹乃分授所

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與一軍未及行

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

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

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

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踈焉曹操

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

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

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

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

後漢書 袁紹傳 十九

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

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

宣徽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

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

夷之禍汗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

聞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其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

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

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

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宦徐璜

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爲饕貪食爲父

高乞匄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

後漢書 袁紹傳 二十一



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  
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停之叔父魏太祖於停為  
從父兄弟也 因臧買位與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  
勺亦乞也

司傾覆重器操奸闕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

樂禍方言曰標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  
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標音

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謂紹誅諸  
闕人無少

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  
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廣羅英雄弃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  
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

衆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乘馬  
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

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鵠冠虎文  
單衣襄邑歲獻織成冠文衣授以偏

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乞術曰丙伐鄭等

襄公敗諸殺執孟明等文羸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  
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事見左傳

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  
金匱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故九江太守邊讓

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魏志曰陶謙

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逐略地至東

還過郟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

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

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

徃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

人之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天魚石等

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

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旄擐甲席卷赴征金鼓

響宸布衆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

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矣危

志曰孫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蒯闓李封

也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

人乘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擐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拯其死亡之患復

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交土而有大道於操

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會後鑿駕車

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

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故使從事中郎徐

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

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

劫省禁甲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

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爵賞由心刑戮在

憲臺謂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

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

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唇湯遂奏異道路以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

日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

入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

卅音渠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

書不報期會之大臣特以簿

間以為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

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借

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枚下獄劾以

大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笏楚弁兼五毒俱至獻帝書

彪下獄考實秋曰故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

遂以策罷

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叻操欲迷奪時

胡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庶

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

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前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

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

克蹊阬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埒是以交豫

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爵位者皆不自聊生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

縫蔽邑杜預注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

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

也其可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撓之凶除

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禁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

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

春秋曰操引軍造河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馬乃欲

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

運螳螂之斧禦降車之隧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嘗

御曰此何虫對曰此螳螂也此虫知進而不知退不

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遂道也幕府遠漢

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

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彫虎唯象

育之勇也劉攽曰注尸子騁良弓勁弩之執文子

免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并州越太

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紹長子譚為

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青州涉濟濟州界濟州下死

葉而倚其後

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倚之是也荆州

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

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

飛蓬

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

覆滄海而注燦步

黃石公三略曰

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焚火其魁必也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

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

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

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

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管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

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乃才而不答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

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陽今滑州縣也

張在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

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充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尅伯珪眾實疲敝

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

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蚩恃也六國恃惑侵弱

周室逐為秦所併也

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

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

紹乃度河

壁延津南鄴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

此戶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沮授臨船歎曰上盈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存延津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

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

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鄴元水經云葭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

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

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

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

川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令戰操軍不利魏志

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埽東西四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櫓

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

基並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有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

特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操乃發石車擊紹樓

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

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澗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

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

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

不慮及此耶知紹

屢夫機會必不能用

奇耳

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攽曰案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如其未潰可令

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

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

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

來說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東

勇道得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

益備用者信以為然既至圍中大火營中驚

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斷督將雖元進等割得將

淳于瓊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

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搽破瓊

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

魏志曰張郃守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

下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計非也

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

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二將聞瓊等收

後漢書

袁紹傳

二十七

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  
 宣令焉眾聞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阬之  
 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  
 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圍  
 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  
 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遇  
 紀國家未定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付  
 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遺焉授尋謀歸袁氏乃去

和平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守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  
 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  
 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將軍  
 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  
 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  
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  
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  
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  
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相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  
及紹奔遁復口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



驚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

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

評辛昆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

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

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

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

舉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魏志曰紹自軍敗後發病歎血而死

帝春秋曰評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感恩市巷彈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二氏

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

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

者之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

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

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綰遺命奉尚為嗣

